

柔情

花
城
出
版
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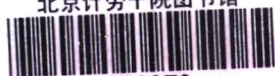
岑凯伦作品集

42

柔情

L022076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076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林佐华

书号: 05 号

柔 情

[香港] 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4,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661-1/I·1469

定价:11.0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藉藉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极不负责任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 容 提 要

源轩医生从德国回到香港，寻求事业的发展。因为不是英联邦医生，不能挂牌开业，只好暂时协助外公行医。外公花健宁对他寄予厚望，并盼他能与青梅竹马的表妹花小蕊亲上加亲，早日结合。而源轩对此却并不上心。

清雅秀丽的莹莹是花健宁的病人，她患有严重的贫血病，并因此而辍学在家，医治四个月也未见成效，花健宁让源轩接手医治。源轩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他入住俞府，跟进治疗，很快就令莹莹的病情好转、康复。在朝夕的相处中，他们被对方的高尚情操、品格所吸引，并渐生爱意。

花小蕊虽漂亮、聪明、很活泼，但却刁蛮、任性、脾气坏。在得悉表哥与莹莹的恋情后，不择手段地迫源轩就范，但却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源轩与莹莹的恋情公开。在他们准备订婚之际，花小蕊见与表哥结合无望，反生怨恨，竟使出恶毒的一招，几乎令一段美好姻缘拆散……

俞莹莹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晕倒。

记得她刚升上中一(F1)，十二岁那一年。

有一天下课回家，姑母俞瑞玉和父亲俞瑞仁正在聊天。姑母是特地由外国回来陪伴和照顾俞莹莹的。

莹莹的母亲一个月前去世了。

瑞玉姑姑一看见莹莹，便惊骇地大叫：“怎么这样胖？怎么这样胖？这样胖多难看！将来怎样嫁人？谁肯要小肥猪？节食！节食！非要节食不可！”

“瑞玉……”

“这些事你们男人不懂，女孩子一定要亭亭玉立、高高瘦瘦才好看，你把莹莹交给我，我担保她长大了一定是个美人。”

瑞玉开给莹莹的餐单，主食是蔬菜和水果。

三年后，表哥养了个儿子，姑母回家带孙子去了。莹莹继续吃她的减肥餐单。

俞瑞仁不赞成女儿减肥，但他常出外做生意，在家的时间少，照顾女儿的时间也少。

老爷不在家，佣人又懒，小姐的减肥餐单照开。

不错，莹莹长大了是个美人。这是遗传，莹莹的母亲根本就是位绝色佳人。

俞莹莹长得亭亭玉立，高高瘦瘦，飘着长发，出尘



◆ 柔情 ◆

脱俗。

可是她面色苍白，好像一点血色也没有。举动没气没力，说话也好像不够气似的，轻而缓慢。

莹莹十七岁，考完会考回学校聚集，大家正在开会，莹莹突然晕倒在地上。

莹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她患了严重贫血，需要长时期的调理。

出院后，莹莹不能再上学念书，虽然她会考成绩十分好。

她不能做剧烈运动，她受不住猛烈的阳光，她不能过地劳累，她需要吃大量营养丰富的食物，可惜她胃口不好，吃得很少。

她没有恨瑞玉姑姑，因为花医生说，她的病是先天加后天，姑姑只须负一半责任。

出院后，花医生每隔一天来给她打针，她要吃的药丸七彩缤纷。

她变得忧郁，有一次她穿上校服，背上书袋，在房间里坐了一天。她好羡慕那些每天上学的孩子。

好同学日渐疏远，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谁肯天天陪她关在屋子里？

俞莹莹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寂寞。

俞瑞仁看见女儿便心酸。莹莹是他的独生女儿，莹莹是他唯一的亲人，看见莹莹不快乐，他也伤心。他为女儿请了个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温蒂，她的职业是特护。温蒂的职责，只是陪莹莹聊天。

俞瑞仁知道女儿喜欢画画，他请了个男孩子司马傲

来教她。

每天上课的时间是四时三十分至六时，那时候的阳光很柔和，可以在花园上课。

司马傲是美术系大三学生，二十二岁，一个很有性格、很有气质的孩子。

莹莹是初学，画的是线条。

司马傲不大喜欢说话，莹莹根本不想开口，两个人在一起甚少交谈。

每次司马傲上完课，匆匆忙忙便走。他不会迟到一分钟，也不会迟退半分钟。

“他真是个怪人。”温蒂望着他的背影：“比冰雪更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莹莹说。

“看样子他一定忙着去会女朋友。他很有吸引力，虽并不太英俊，但是，有很多女孩子会喜欢这一类型的男孩子。”

“是吗？”莹莹漠不关心。

“是啊！我的男朋友和他是同一类型的，当然没有他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很相近。”

提起男朋友，温蒂眉飞色舞。

“改天请他来吃饭。”

“好呀。”温蒂兴致勃勃地，突然又努了努嘴：“他很忙，我们一早约好的约会，他经常临时取消。”

“他做什么工作？”

“药剂师。”

“下次你们见面，跟他说一下。”莹莹边说边收拾



画具。

温蒂连忙抢着做：“我一定会转告他。”

回屋子，莹莹坐下来休息。

温蒂把画具放好，回来坐在她的身边：“莹莹，我一直没有见过你的男朋友。”

“我根本没有男朋友。”

“你以为我会相信？”温蒂笑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但愿是个男护士。”

“我年纪这么小，最重要的是念书，想都没想过交男朋友。”

“可惜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学。”

“唉！”莹莹叹了一口气。

“要多吃点东西，吸取大量营养，这儿空气那么好，你应该很快可以复元的，但是，你吃得这么少。”

“我没有胃口。”

“心情和胃口有关。你不快乐！”

“我有理由快乐吗？”莹莹苦笑。

“这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应该会好些。”

“我是个病人，又虚又弱，不能跳的士高，不能开快艇，不能坐快车……连去游乐场看恐怖电影都不可以，随时会晕倒。这样的人，会有男孩子喜欢吗？”莹莹摇摇头：“就算有人可怜我，我也不想负累别人。”

“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有点贫血。吃药、打针、多吃东西、适当运动，很快就会好。”

“我很疲倦，晚饭前，我想睡一觉。”莹莹站起来。

“好的！晚餐一准备好我就去请你。”

莹莹缓缓上楼梯，温蒂望住她的背影叹气。对温蒂来说，这是一份乏味的工作，莹莹若永远不开心，俞家便永远暮气沉沉，但是，这份工作薪酬好，这是一种吸引。有时候，温蒂也很同情莹莹。

母亲早逝，父亲虽然爱她，但父女难得在一起吃顿晚饭，俞瑞仁永远都那么忙碌。

温蒂每星期还可以放假一天，出外和男朋友约会，或者和家人看戏、喝茶、逛街。

莹莹哪儿都不能去，每天困在屋子里，唯一的消遣是画画。

四点半，司马傲又来了，穿一件粉蓝色T恤，一条牛仔裤，一双运动鞋，永远简简单单。

莹莹已在等候他。

他批评她的线条画得不好，哪条落笔轻一点，哪儿要用点力。

莹莹画了几条他都不满意，于是，司马傲握住了莹莹的手。莹莹面一红，把手轻轻抽出来。

司马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甚至没特别留意莹莹是男是女，也没想过莹莹会害羞。莹莹做得不好，他就亲自动手。他看见莹莹不合作，就不高兴地说：“你自己画得不好，人家帮助你，你又拒绝。你学习态度不好，知道不知道？”

莹莹垂下头，眼圈都红了。

“发脾气？哭呀！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流眼泪，一流泪，以为男人就心软了，我可不会心软，因为我从小



◆ 柔 情 ◆

就看着女人哭，大哭、小哭、狂哭都看过……”

温蒂在旁边看不过眼，过来把莹莹拉过来：“坐着休息一会，喝杯鲜奶。”

“今天到底还要不要上课？”司马傲叉起腰，皱着眉头，他很不耐烦。

“莹莹，还继续吗？”温蒂问。

莹莹微微抬起头，看见司马傲烦躁的样子，她有点怕，轻声说：“我想睡觉。”

“好！我陪你上楼。”温蒂接过杯子放下，扶了莹莹进去。

温蒂侍候莹莹上了床，到花园，看见司马傲还叉着腰在画架旁。

“你还没有走？”

“六点下课的，现在才五点五十分，我没理由走。”

“刚才你对莹莹实在太过分了。”

“我不觉得，她做得不好，难道我不应该教他？”

“哪儿不好？”

“看！这条线，我说，这是画树干的，要用力一点，粗一点，看吧！她画成什么样子，又轻又细，这证明她不用心，又不肯接受人家教导。”

“她不是不用心，是没有气力。”

“嘿，连画条线也没有力，她根本没资格学画画。”

“你完全不了解她。”

“我不需要了解她，我的责任只是教她画画。”

“你不了解她，就不能教她画画，什么叫因材施教？俞先生没有告诉你莹莹的一切？”

“他只是叫我用心教他女儿画画，我已很用心。”

“你知道她多少岁？”

“只要她付学费，由十二岁到七十岁我一样教，年龄对画画没影响。”

“她十七岁，十七岁的孩子应该做什么？”

“上学。”

“她并没有上学，当然也不会出外做事。”

“啊，连学都不上？”司马傲轻蔑地：“这样的千金小姐。”

“她喜欢上学，但她不能上。她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享受学校生活。”

“为什么？”他随便问，完全不关心。

“她患了严重贫血，还在养病，整天困在屋子里，哪儿都不能去，画画是她唯一的享受。”

“她？”他伶俐的眼睛多么惊诧：“是个病人？”

“你还能骂她不用功？”

司马傲放下两手，擦着牛仔裤：“欺负弱者是很不应该的，但我是无意的，谁知道……唔！是有点瘦，脸很苍白，怪不得要请个特护。”

“我不是她的特护，我是她的伴儿。”

司马傲看看表：“我要走了，明天来。”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今天我教你画鸟。”

“画鸟？”莹莹被吓住了：“我连线条都画不



柔情

好。”

“静止的鸟，不容易捕捉它的神态，飞翔的小鸟就简单。看着了，一、二，完了。才两画，像不像，容易不容易？”司马傲说：“你来试试看。”

莹莹很小心地向下画，一转又向上，再在下面中间画了一条小线，倒很像。

“唔！你的鸟太瘦太弱，看样子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再画一只强壮的。”

莹莹浅浅一笑，继续画她飞翔的小鸟。

花小蕊拖着源轩的手回家。

“爷爷，我们回来啦。”小蕊看见花健宁，放开源轩的手走过去，偎着他撒娇。

“轩，我有话跟你说，到书房。”

“在这儿说嘛！进书房干什么？有什么秘密？”小蕊吵着。

“是男人的事，你没有兴趣的。乖，去洗澡，快要吃饭了。听话啦！嗯。”

花健宁哄了孙女上楼，他和源轩进书房：“小蕊被我宠坏了，刁蛮、任性、脾气又坏。今天出外玩，她没跟你吵架吧？”

“又不是第一次，差不多都惯了。”

“她对其他的男孩子很凶，对你特别好。”花健宁含笑问：“我知道小蕊很喜欢你。你呢？”

“她很漂亮、很聪明、很活泼。”

“答非所问。”花健宁说：“你们是青梅竹马的小情人，我希望亲上加亲。”

“外公，等我事业有了基础再说吧。”

“你是非英联邦医生，要在香港挂牌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到英国或加拿大、澳洲深造一两年；二：接受非英联邦医生公开考试。第二个方法快，而且我担保你容易过关。”

“我两条路都不愿意走。我在德国根本就是有个资格的正式医生。我能在德国挂牌行医，在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法例。那个认可试对你来说实在轻而易举，一点困难也没有。”花健宁旧事重提：“当年你父母要移民到德国我就不赞成。你成绩好，一定能考入港大，但你却老远跑去德国……”

“外公，这些事慢慢再谈，我也不急。”

“你还年轻嘛！才二十六岁。现在就挂牌行医，人家看你张娃娃脸，又俊又棒，可能对你没信心。”

“我主要想陪陪外公。”

“反正你有空，明天和我一起去俞家。”

“俞家？”源轩问。

“俞家有个病人才十七岁，患了严重贫血。由病发到现在快四个月了，天天吃药，隔天打针，就是不好不坏。很头痛。”

“原因在哪里？”

“这种病要吃得好，睡得好，适量运动，最重要是心情开朗。”花健宁摇一下头：“她很悲观，有一次她





柔情

告诉我：‘生存没有意义，活得不好，倒不如早死，又睡不好，打针吃药，没重过一磅。’唉！伤透脑筋。”

“这个病人应该接受心理治疗。”

“叫她看心理医生？她不会答应的。”

“他不愿意就不要强迫，否则会有相反效果。”源轩想着：“其实，我们可以双管齐下。”

“唉！我这个老头儿无能为力，跟她说，她看着你不说话，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这一类病人大多数忧郁、孤单、寂寞、生活空虚、胡思乱想……”

“对！对！她就是这样子。”

“必须令他的生活充实，他才会爱惜生命。”源轩在想着：“踢足球？不，太剧烈，网球都不行，呀！可以打乒乓球，游泳十五分钟，每天加时……”

“你最好替我想个办法。她令我不胜负荷，每天我要到医务所，要到医院，隔一天还要到俞府替她打针，那条路又长，我实在吃不消。如果不是和她祖父有老交情，我会放手介绍另一位医生给她。唉！负担太重。”

“明天我们去看看……”

温蒂看见花医生带了个漂亮的大男孩来，感到很意外。

莹莹躺在床上，等候花医生替她检查。源轩进去，目光相投，彼此都感到愕然。

这俊朗、潇洒、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是谁？

源轩一直以为这病人是个男孩子，想不到是位清雅秀丽的女孩。

“这是莹莹，最乖最可爱的小美人。”花医生给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外孙——源轩，他也是位医生。很年轻是不是？但是医术挺棒，有爱心而且判断力强。莹莹，今天就让源医生给你看看，好吗？”

莹莹没有什么表示。

源轩提着药箱，满含笑容，极度友善地走到床边，开始为莹莹检查。

他轻轻翻开她的眼皮，按下她的眼皮看看，又亲自替她量体温血压、按脉搏、计时……然后他挂上听筒，伸手想解开她睡袍的第一颗钮扣，莹莹连忙用手按住睡袍。

“我想听听心脏。”源轩解释。

她垂下眼，手始终不肯放开。

源轩望了望外公，花医生连忙说：“轩，到外面喝杯茶，温蒂会好好侍候你。我和莹莹要说悄悄话，外人不能听。”

源轩拉下听筒，收拾一切。

“对不起，源医生。”她很怪地说。

“没关系，外公是个很有魅力的医生。”源轩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他离开房间，温蒂果然在门外等候。

“请到楼下吃些点心。”温蒂看了看他，穿套奶黄的西装。花医生一流，连男护士也一流：“花医生从未带男护士来过。”